

童年

〔俄〕高尔基 著
秋 原 译



外国文学名著大系

童年

[俄] 高尔基 著
秋 原 译

南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童年/ (俄) 高尔基著; 秋原译. —海口: 南方出版社,
1999. 8

(外国文学名著大系)

ISBN 7-80609-807-0

I. 童… II. ①高… ②秋… III. 长篇小说-苏联-现代
IV. 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04759 号

南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
(570203. 海口市海府一横路 19 号华宇大厦 1201 室)

责任编辑: 赵云鹤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8.5

字数: 188 千字 印数: 1—10 000

定价: 18.80 元

献 给

我 的

儿 子

在一个昏暗狭窄的房子里，我父亲停放在窗户下面的地板上。他穿着一身白衣服，身子显得特别长，他光着双脚，脚趾头奇怪地张开着，一双温柔的手安静地放在胸脯上，手指弯曲着，那双快活的眼睛紧紧地闭着，像两枚发黑的铜币，那张和善的面孔已经发黑，难看地龇着牙，使我感到害怕。

母亲光着上身，只穿着一条裙子，跪在那里，用我常爱拿来锯西瓜的那把小黑梳子，把父亲又长又软的头发，从前额往后脑勺梳着；母亲不停地说着什么，声音低沉而喑哑，她那灰色的眼睛好像要融化了似的，大滴大滴的泪水直往下流。

外祖母牵着我的手——她又胖又圆，大脑袋，大眼睛，鼻子软塌塌的，有点滑稽可笑。她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，显得线条柔和，十分有趣。她也在哭，仿佛用一种特别的声调在随声附和地伴着母亲在痛哭。她全身颤抖着，硬拽着我往父亲身边推。我躲在她身后，死犟着不肯去，我感到又窘又怕。

我从来没看见大人们哭过，也弄不懂外祖母磨叨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：

“跟你爸爸告别吧，你永远也见不到他了，亲爱的孩子，他死了，没活到岁数，就过早地死了……”

我得了一场大病——刚刚能下地。在我有病的时候（这个我记得很清楚），父亲高高兴兴地护理着我，可后来他却消

失不见了，换上了一个脾气古怪的外祖母来照顾我。

“你从哪儿来？”我问她。

她回答说：

“从上边，从尼日尼来，不过，可不是走来的，是坐船来的！水上可不能走呀，你这个小鬼头！”

这话真可笑，真叫人莫名其妙：在我们家楼上住着几个染了头发的大胡子波斯人，而在地下室里却住着一个脸色发黄的加尔梅克人，他是个贩卖羊皮的老头儿。他能骑着楼梯栏杆往下滑，要是摔倒了，就翻着筋头滚下去，这事儿，我一清二楚，这和水有什么关系？一切都稀里糊涂，真可笑。

“为什么我是小鬼头？”

“因为你总爱吵吵闹闹！”她说完，也笑了。她说得又有趣又亲切和蔼，所以从头一天起，我们就成了好朋友，现在我真希望她赶快带我离开这个屋子。

母亲使我感到压抑，她的眼泪和号哭让我感到心神不安。我第一次见到她变成这个样子；她一向很严厉，话语不多，衣着干干净净、利利索索，她个头很大，像一匹马；她身板硬朗，两只手特别有劲儿。可现在不知为什么，满脸涨得通红，披头散发，衣服也都撕破了，让人看了怪不舒服的。头发原来梳得很平整，像一顶光亮的大帽子，现在披散在裸露的双肩上，遮着脸，编辫子的那半头头发晃来荡去，碰着睡着了父亲的脸。我已经在屋里站了好久，可她连看都不看我一眼——她只是一个劲儿地梳着父亲的头发，痛哭得连气儿都喘不过来。

几个穿黑衣服的乡下人和一个警察顺便往门里看了一眼，那警察便没好气地叫道：

“快点收拾！”

窗户上挂着一块黑色的披肩，被风吹得像船帆似的鼓胀起来。有一次，父亲带我去划帆船，突然雷声大作，父亲笑了起来，用膝头紧紧地夹住我，大声喊道：

“没关系，不要怕，大葱头！”

母亲突然从地板上费力地站了起来，但立刻又坐了下去，仰面跌倒在地板上，头发铺散了一地，她那张苍白模糊的脸变得铁青，也像父亲似的齙着牙，用可怕的声音说：

“把门关上……阿列克谢依——你出去！”

外祖母推开我，匆忙地奔向门口，喊道：

“乡亲们，不要怕，你们不要打扰她，看在基督的份上，请你们走开吧！这里不是闹霍乱，而是在生孩子，做做好事吧，亲人们！”

我躲到一个昏暗的角落里，藏到一口大箱子的后面，从那里，我看见母亲在地板上扭动，蜷缩着身子，牙齿咬得格格响，哼哼呀呀地呻吟着，外祖母在她的身边爬着，用喜悦亲切的声调说：

“为了圣父和圣子！瓦留莎，忍着点！圣母保佑……”

我怕极了。她们在父亲身旁忙活着，触碰着他，唉声叹气地呻吟着，喊叫着，可他一动也不动，似乎还在笑呢。她们在地板上忙了好一阵子，母亲好几次站了起来，却又倒了下去。外祖母像个又黑又软的大皮球，屋里屋外地滚来滚去。后来，突然从黑暗中传来了婴儿的哭声。

“谢天谢地！”外祖母说。“是个小子！”

于是她点燃了蜡烛。

我大约在墙角里睡着了——后来的事就什么也记不得了。

留在我记忆里的第二个印象——是一个下雨天，墓地荒

凉的一角。我站在溜滑的小粘土丘上，看父亲的棺材被放进坟坑里。坟坑里全是水，还有几只青蛙，其中有两只已经爬上了黄色的棺材盖。站在墓穴旁边，有我、有母亲、有浑身淋透了的警察和两个拿着铁锹的气哼哼的乡下人。温暖的小雨有如珍珠般地洒在大伙的身上。

“埋吧！”警察说完，便走到一边去了。

外祖母又开始哭了起来。她用头巾的一角捂着脸。两个乡下人弯着腰开始急忙往坟坑里填土，坑里的水发出啪哧啪哧的响声。那两只青蛙从棺材盖上蹦了下来，开始往穴壁上爬，但是土块却把它们打下了坑底。

“走吧，列尼亚！”外祖母抓住我的肩膀说，我从她的手中挣脱了出来，我不想走。

“你真是的，主呵！”外祖母不知是抱怨我，还是抱怨主，她低下头，在那儿默默地站了很久，直到墓穴都填平了，她依然还站在那里。

那两个乡下人用铁锹拍着土，发出很响的回声。突然起了一阵风，把雨给刮走了。外祖母拉着我的手，穿过一排排十字架，向远处的教堂走去。

“你怎么也不哭几声儿啊？”当我们走出墓地围墙时，她问我，“应该哭一场才对！”

“我不想哭。”我说。

“行啦，不想哭，不哭就是了。”她低声说。

这一切都使人感到奇怪：我很少哭，就是哭，也不是因为疼痛，而是因为受了委屈。父亲总是笑我哭天抹泪，而母亲更是大声叱骂：

“不许哭！”

后来我们乘坐一辆轻便马车，沿着一条宽宽的肮脏不堪

的道路行驶。道路的两旁都是深红色的房屋，我问外祖母：

“那两只青蛙没爬出来吧？”

“不，已经爬不出来了，”她答道，“让上帝保佑它们吧！”

不论父亲还是母亲，都没有这样常常亲切地念叨过上帝。

过了几天之后，我、外祖母和母亲，搭上一艘轮船，坐在狭小的船舱里，我那个刚出生的小弟弟马克西姆死了，用白布裹着，还缠着一条红绸子，放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上。

我坐在一堆包袱和箱子上，望着那扇像马眼睛一样又圆又鼓的小窗户。潮湿的玻璃窗外，浑浊的河水泛着泡沫，不停地流着，不时激起的浪花，溅在玻璃窗上。我不由自主地跳到了地板上。

“别怕！”外祖母说，她用那双柔软的手轻轻地把我抱了起来，又把我放回包袱上。

河面上笼罩着灰蒙蒙的烟雾，远处的什么地方出现了一片黑色的土地，接着又消失在雾霭和水气中了。四周的一切都在颤动，只有母亲把一双手垫在后脑勺上，紧靠舱壁站着。她脸色铁青，愁容满面，双目紧闭，像个瞎子一样。她总是沉默不语，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连她穿的衣服都使我感到有些陌生。

外祖母不止一次地小声对她说：

“瓦里娅，你最好吃点东西，哪怕少吃一点也好？”

她却沉默不语，一动也不动。

外祖母和我说话时，总是柔声细语，而同母亲说话时，嗓门儿总是很高，但很胆怯，总是小心翼翼的，而且话不多。我觉得她有点怕我母亲，我看出了这一点，这使我对外祖母更加亲近了。

“萨拉托夫，”母亲突然气哼哼地大声说，“水手在哪儿？”

她的话使人感到莫名其妙：萨拉托夫，水手。

一个肩宽背阔的人走了进来。他一头白发，穿着一身蓝衣服，带来了一个小木匣。外祖母开始把弟弟的尸体往木匣里放，放好后，她伸出胳膊托着小木匣，便朝门口走去，但她身体太胖，只有侧着身子才能挤过那道狭窄的舱门，她站在门口，不知所措，样子有点滑稽可笑。

“哎，妈妈，”母亲叫了一声，从她手里夺过了小棺材，她俩就消失了。我留在船舱里，仔细地打量着那个穿蓝衣服的男人。

“怎么，是小弟弟死了吗？”他弯下腰对我说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是水手。”

“萨拉托夫——是谁？”

“是一个城市。你往窗外看，它就在那儿！”

大地在窗外移动着，黑暗而陡峭的河岸显得雾气腾腾的，就像从一个大圆面包上刚刚切下来的一片面包。

“外婆上哪儿去了？”

“埋葬外孙儿去了。”

“把他埋到地下去了吗？”

“当然啦，还能埋到哪儿？”

我告诉水手，埋葬父亲时，把两只青蛙也给活埋了，他就把我给抱了起来，紧紧地搂着我亲了一下。

“唉，小兄弟，你还什么事都不懂呢！”他说，“青蛙是用不着去可怜的，上帝保佑它们吧！你可怜可怜妈妈吧——你看她悲伤得多厉害啊！”

汽笛在我们的头上响了起来。我已经懂得——这是轮船

在鸣笛，所以我并不害怕，但那水手却一下子把我放到地板上，撒腿就往外跑，边跑边说：

“我得快点跑！”

我也想跑出去。我走到了门外。昏暗狭窄的过道里空无一人。离门口不远，镶铜的楼梯闪闪发光。我往上望了一眼，看见一些肩背手提包裹的人们。很显然，他们正在下船。这么说，我也该下船了。

但是当我随着一群男人走到船舷踏板前面时，大家都冲我喊了起来：

“这是谁的孩子？你是谁家的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有老长时间，人们挤我，碰我，抚摸我。最后，那个头发灰白的水手回来了，他抱起了我，对大家解释说：

“他是从阿斯特拉罕来的，刚从船舱里跑出来的……”他带我跑进了船舱，把我往包裹堆上一推，就走了，还一面用手指吓唬我说：

“再乱跑，我就打你！”

头上的喧闹声渐渐地静下来了，轮船也不颤动了，也听不见撞击水的砰砰声了。船舱的窗户被一堵湿漉漉的墙壁挡住，舱里变得又暗又闷，那些包裹好像膨胀了似的，挤压着我，一切都糟透了。也许他们就永远这样把我一个人丢在这个空荡荡的轮船上了吧？

我走到门口。门打不开，门上的铜把手也拧不动。我拿起一个盛牛奶的瓶子，使出全身的劲儿向铜把手砸去，瓶子碎了，牛奶溅到了我的腿上，流进了靴筒里。我由于失败而感到懊恼，便躺到包裹上，悄悄地哭了起来，后来就噙着眼泪睡着了。

当我醒来时，轮船又颤动了起来，发出了哗哗的击水声。轮船的窗户也亮了起来，像一轮太阳。外祖母正坐在我的身旁梳头，她紧皱眉头，在自言自语地叨咕些什么。她的头发多得出奇，密密匝匝地遮着她的两肩、胸脯和膝盖，直垂到地板上，乌黑乌黑的，泛着蓝色的光。她用一只手把头发从地板上撩起来托在空中，费劲地把那把梳齿稀疏的木梳梳进了浓厚的发髻里。她的嘴唇撇歪着，一双忧郁的眼睛闪着愤怒的光，她那张脸在这一大堆头发中间变得又小又可笑。

她今天的样子显得很凶，可是当问到她的头发为什么这么长的时候，她却用昨天那种温柔和蔼的声调说：

“看来，这是上帝的惩罚。就让你去梳这些该死的头发去吧！年轻时，我夸耀过这一把像马鬃般的密发，到老了，我可诅咒它们了。你睡吧！还早着呢——太阳睡了一夜，才刚刚从夜里的怀抱里升起来……”

“我就是不想睡！”

“嗯，不想睡就不睡好了。”

她马上同意了，一边编着辫子，一边往沙发那儿不停地望着，母亲正脸朝天地躺在沙发上，她伸直得像根弦儿。“你昨天怎么把牛奶瓶子打碎了呢？你小声告诉我！”

她说话就像在用心唱歌，字字句句都像鲜花般温馨、艳丽、芳香，一下子就牢牢地打进了我的记忆。她微笑时，那对宛若黑樱桃的黑眼珠瞪得圆圆的，闪烁着无法形容的愉快的光芒，她笑容满面时，便快活地露出两排雪白坚固的牙齿，别看她黑黑的两颊布满了皱纹，但整个面孔仍显得年轻、明朗。但这张脸孔却被软塌塌的鼻子，胀大的鼻孔和红鼻尖给损坏了。她从一个镶银的黑鼻烟壶里嗅着鼻烟。她从上到下全是黑颜色的，她的眼睛——却闪烁着她内心的永不熄灭的、

快乐的、温暖的光芒。她身体肥胖，腰几乎弯成了驼背，但举止却像一只大猫一样地轻快而敏捷，并且随和得也像这种温柔的动物。

在她未来之前，我好像躲在黑暗中睡大觉，但她一出现，就把我唤醒，把我引向了光明，用一根剪不断的线把我周围的一切都穿联了起来，织成了五光十色的花边，她立刻成了我终身的好朋友，成了我最知心、最亲近又最能了解我的亲爱的人——就是她对世界无私的爱丰富了我的心灵，使我充满了坚强的力量，去应付艰难的生活。

四十年前，轮船行驶得很慢，我们坐了好长好长时间的船，才到达尼日尼，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些最初的日子是多么的美好。

天气晴朗，我和外祖母从早到晚呆在甲板上，在明朗的天空下，秋天给伏尔加河两岸的镀上了一片金黄，铺上了一层锦缎。一艘浅黄色的轮船逆流而上，船桨不慌不忙地懒洋洋地拍打着灰蓝色的河水，发出隆隆的响声，船尾用一条长长的牵引索拖着一条驳船。驳船是灰色的，活像一只大乌龟。太阳在伏尔加河的上空浮动着，四周的景色时时刻刻都在变换着，更新着。碧翠的群山——宛若大地富丽衣衫的华美皱褶。河两岸的城市和村庄，远远看去，就像一幅幅彩画雕饰；一片金黄的秋叶在水面上漂浮着。

“你瞧，这有多美啊！”外祖母从甲板的这一边跑到甲板的那一边，不停地念叨着，她容光焕发，高兴地睁大着眼睛。

她常常望着河岸出神，把我忘到了一边；她站在船舷上，双手交叉在胸前，面带微笑，沉默不语，眼里含着泪水。我扯了扯她那绣花的黑裙子。

“啊？”她猛地哆嗦了一下。“我仿佛在打盹，还做了个梦。”

“你哭什么？”

“亲爱的，这是因为高兴，也因为年老，”她微笑着说。
“要知道，我已经老了，我已经过了整整六十年的岁月了。”

她嗅了嗅鼻烟，开始给我讲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：讲心地善良的强盗，讲圣徒，讲各种怪兽和妖魔。

她讲童话故事的时候，声音很低，表情很神秘，向我俯下身来，睁大的两只眼睛，直盯着我的脸，好像在往我的心里灌输一种能使我兴奋的力量。她说话像唱歌似的，越说越流畅。听了她讲的故事，叫人有说不出的高兴，我听完之后，总是请求着她：

“再讲一个！”

“好，再讲一个：有一个老家神，坐在炉灶底下，一根面条扎进了他的脚掌，他摇来晃去，哼哼呀呀地叫：“哎哟，小老鼠，我痛哟，哎哟，小老鼠，我受不了啦！”

她抬起一只脚，用手握着，不停地左摇右晃，脸上装出一副可笑的怪相，好像她真的痛得不得了似的。

四周围着一些水手——一些长着大胡子、待人和气的男人——他们一边听，一边笑，夸奖着她，也请求她说：

“喂，老太太，你就再讲一个什么吧！”

讲完之后，他们说：

“走吧，跟我们一起吃晚饭去！”

吃晚饭的时候，他们请外祖母喝伏特加酒，请我吃西瓜和香瓜。这都是背地里干的，因为船上有一个总是在走来走去，禁止大家吃水果，他会把水果抢走扔到河里去。他穿戴像个警察（制服上钉着铜扣儿），总是醉醺醺的，人们都躲着他。

母亲很少到甲板上来，总是躲着我们。她始终沉默着。她身躯高大、挺直，脸色灰暗忧郁，浅色的粗粗的发辫，像王冠一样地盘在头顶上——她身体强壮而有力。我现在回想起来，总觉得她被一层透明的云雾包围着；她那双跟祖母一样的灰色大眼睛，就从这层云雾里远远地冷漠地眺望着。

有一次，她严厉地说：

“人家都在笑你呢，妈妈！”

“上帝保佑他们！”外祖母不在乎地回答。“叫他们嘲笑去吧，让他们笑个够！”我还记得外祖母看到尼日尼的那种孩子般的高兴劲儿。她拉着我的手，领着我走到船舷旁边，大声喊道：

“你看，你看，这有多么美啊！这就是尼日尼，我的天哪，简直像一个神仙住的地方！你看那些教堂，它们像是在空中飞翔似的！”

可是，她几乎没哭出来，请求母亲道：

“瓦留莎，快来看呵，嗯？你多半把这些地方都给忘啦！快来高兴高兴吧！”

母亲皱着眉头，笑了笑。

轮船停在这座美丽的城市的对面河心当中，河面上挤满了船只，数百根尖尖的桅杆耸立着。这时，一只载满了人的大船向轮船靠了过来，用钩竿勾住了从船上放下来的梯子，人们一个接一个地登上了甲板。在大家的前面，飞快地走着一个干瘦的小老头儿，他穿着一件黑色的长衫，蓄着金黄色的长胡子，长着鹰勾鼻子和一双绿莹莹的小眼睛。

“爸爸！”母亲低沉而有力地大叫了一声，就扑到了他的怀里。他抱着她的头，赶忙用他那双通红的小手抚摸着她的面颊，声音尖厉地喊道：

“你这是怎么啦？傻孩子！哎呀呀！你可回来了……嗨，你们这些人啊……”

外祖母像陀螺似的乱转，转眼工夫就把所有的人都拥抱亲吻了一遍；她把我推到众人面前，急忙忙地说：

“喂，快点快点呀！这是米哈伊尔舅舅，这是雅科夫舅舅……娜塔利娅舅母，这是两个表哥，都叫萨莎，这是卡捷琳娜表姐，这都是咱们家里的人，你看有多少人啊！”

外祖父问她：

“你身体好吗，老妈妈？”

他们对吻了三下。

外祖父把我从挤成一团的人堆里拉了出来，按着我的头问道：

“你是谁呀？”

“我是从阿斯特拉罕来的，从船舱里跑出来的……”

“他说什么？”外祖父转过身去问我母亲，还没等到回答，他就推开了我，说道：

“颧骨跟他父亲的一模一样，……下船吧！”

下了船，我们这群人沿着斜坡的小径往上走，小径上铺着大块大块的鹅卵石，两边的高坡上长满了枯黄的野草。

外祖父和我母亲走在大家的前头。他的个头只到她的肩膀，但走起路来，步子又碎又快，她从上往下望着他，仿佛是在空中飘着似的。两个舅舅默默地跟在后头，米哈伊尔舅舅的头发油黑锃亮，像外祖父一样干瘦；雅科夫舅舅长着一头浅黄色的卷发，还有几个穿着艳丽衣衫的胖女人和六个孩子，这些孩子的年纪都比我大，性格都比较安静。我和外祖母、身材矮小的娜塔利娅舅母一起走着。她白面庞，蓝眼睛，挺着个大肚子，常常停下来，气喘嘘嘘地小声说：